

年

卷

期

2

9

第

第

十月十四日

R

810.5

739.1

瀟湘漣漪

初集



第一卷第九期
二十五年十二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第九期目錄

| | | | | | | | | | | | | | |
|-------|-------|-------|-------|-------|-------|-------|-------|-------|-------|---------|-------|-------|-----------|
| 蓮卿嫂 | 北平雜記 | 出亡 | 夏天 | 端午節 | 患恐×病嗎 | 生活 | 緊張 | 打麥曲 | 別 | 殉道者(未完) | 潦倒 | 生命與棉花 | 『一個女兵的自傳』 |
| | | | | | | | | | | | | | |
| 玉蓀 | 徵庸 | 百里 | 碧茵 | 劉松濤 | 芳蘭 | 駿驛 | 伏園 | 張文麟 | H S. | 廖衡勝 | 心 | 符瑛 | 塔述初 |
| (二) | (一五) | (三一) | (二四) | (二七) | (三九) | (四〇) | (四一) | (四二) | (四二) | (四三) | (四九) | (五二) | (五五) |



蓮卿嫂

玉 蓀

絲絲的細雨，不絕地飄舞着；算時節該是風和日暖的季春了，偏偏今年的天，老不肯放晴，天氣是陰沉而淒清，因之每個人的臉上都失去了欣欣的春意而顯得幽鬱了。似這樣連綿不斷地下個十天半月的雨，在江南的春天，本也算不了什麼希罕的事；可是在這快樂的季節，弄得淒風苦雨，春意闌珊，誰能不抱怨這不做美的老天呢？而況今天又是個清明佳節！

故鄉的習俗，一年一度的祭掃坟墓，都是在清明那天或前後數日內的。我們家往年常是在清明前幾天的，因為那時雇船雇工都比較地便宜。可是今年也揀在清明日了。原因是大弟婦要上新坟。大弟死了已三年，前兩年因為說是風水不利，才於去年埋葬。據傳說在清明那天上坟，凡活人在坟前所說的話，死者句句都能聽清。前幾天還聽得大弟婦幽悒地這樣自語：

「幽明遠隔，永沒有互通心意之日了！祇有在這三年內，還有這麼一天的機會，可以讓我訴訴苦，他許真能聽到呢！」說着眼眶裏隱隱含着淚水。

除了母親和大嫂外，我們許多人誰也不願在那樣的雨天去上坟。久蹙在城市中的我們，尤其是

才從北方鄉間回來的我，都希望乘這上坟的機會，像脫韁的馬一般，暢快地爬爬山，賞賞野景，抒一抒鬱積的心胸；祭墓完了後，再享受一頓近似野餐的飯食；沿路又可領略兩岸的無邊春色。似這等露雨天，到了墓地，祭掃完畢後，祇有立刻鑽入那氣悶的船艙裏，給搖回家來。往返四五十里的路，坐在這一搖一幌的小船裏，連艙前也出不去，那真够你受了！但是聽了大弟婦那種沉痛的痴心的話，雖然明知道絕不會有那麼回事兒，誰還能提出什麼理由來駁回她呢？

因了早晨便得下船，我們于晨曦才上時就起了身。孩子們有幾個領受過上坟的况味的，覺得坐船，逛山等等，都特別新鮮有趣。所以平日要大人叫喚着才醒的，今天一清早也都一個個自己下床了。

「清明戴楊柳，下世有娘舅。」他們口裏哼唱着這樣的諺歌，各人手裏拿了一根柳枝兒，東西奔跳着。

母親和我們正在把預備帶往坟頭的酒菜等等，一樣樣搬進大挑籃裏，準備命人先挑下船去，忽然聽得門口有一個沙啞的似生疏又似熟習的女人的語聲在和陳媽說話。剛想問時，那人已進來了。當時我們都呆了一呆，原來這是兩年多不見的蓮卿嫂！

驟然看見，簡直認不出是她了！本來是白皙而清秀的臉，消瘦得改了樣兒了；滿臉罩上了一層灰濶的氣色，額上隱隱地顯現了皺紋，穿了一件灰褐色的布襖和一條褪了色的黑綢裙，也不似她素日的整潔了，活潑的舉止，亦變得遲鈍了。總之在她身上，已完全找不出青年人的表象。僅僅

兩年餘的時間，她的年齡，好似頓時增加了十年。生活的重荷，貧愁的迫擊，已把她的青春，加速度地送走了！

「呵，原來是蓮卿嫂呢！你不是在上海嗎？幾時回來的？……唔，這麼大清早，怕是才上船吧？」大姊一見她先那麼問。

她以沙啞的，幾乎不十分清晰的語音，和我們每個人招呼了一下之後答道：

「還說早哩！輪船在五點鐘時已竝了碼頭，我恐你們還沒起來，所以耐着心等到這時候才上船的。」

我們瞥見她的衣裙，給雨絲兒飄濕了好幾處，知道她一定沒坐車，是冒雨走來的，急推她先坐下來息一息，又給她沏上一杯熱茶。母親更低低地吩咐大姊，給她弄些兒什麼吃的來。可是她一聽見，忙站起來，一把拉住了大姊的衣袖，說她不餓，即使做了來也是吃不下的，接着她說：

「你們看我瘦了許多吧？這幾天可也怪，老是不想吃東西，也不大知道肚飢，莫是該成仙了吧！」說到最後一句，她笑了。

母親不等她再說下去，就忍不住問道：

「真是的，看你的樣子，似乎有些兒什麼病吧？……可是爲甚麼卻巴巴的選了這樣的雨天，拖泥帶水的回家來呢？」

「可不是嗎？原來想等天氣晴朗了，自己的身體也結壯一些才來的；但是一天天盼着，天氣和

人，還老是這個樣兒。今天已到了清明，我可再也不能等待了。」她一壁說着，一壁把乏神的眼光，向門檻外瞥了一眼。

我順着她的視線，也向那邊望去。見門外放着一隻小蔑籃，上面蓋着蓋子，隱隱望得見裏面是幾個碗碟，籃柄旁掛了幾串紙錠，才恍然了她回來的目的。

「已有兩年沒回來上坟了！雖則每年亦寄些錢來，託他們代上，但終不放心似的。所以今年無論如何，必得來上一回。一則看看阿英的爸爸厝坟，有沒有漏洞，需要修理；再則呢，我要在死鬼前默禱一下。求他保佑我沒病沒痛，順順利利地找到工做。等我把阿英兄弟倆養得出了門，不一定需要我時，我跟了他去，兩眼也就……」

她說到這兒，咳了兩聲嗽，微微喘息着，同時眼圈紅了一紅。我們又給她倒上一杯茶，她呼呼地呷了幾口。大家靜默了一回兒，祇聽得門外淅淅瀝瀝的雨聲，還是不斷地落着。

母親問起她的病和她們在上海的生活情形，她低低嘆了一口氣，訴說着近年來上海的市面大不如從前了。工廠接連着倒閉了不少，不關門大吉的，便是實行緊縮政策，裁人減工，勉強維持着。自己便是在這種情形下，被擠出工廠的大門。……才出來不到兩月，恰恰有個同事的女工，介紹她在一份人家侍候產婦，因為是難產，產婦于孩子落地後，足足生了大半月的病。日間忙的且不說，每晚就睡後，還得起來三四次，不是病人要茶要水，便是嬰孩醒了，要換尿布餵牛奶。這樣日日夜夜地忙着，晚上又受了些風寒，等到產婦滿了月，十塊錢到了手，自己被辭出來時，咳

嗽便一天天增劇了；同時又因找不到工做，心裏憂急，身子也就漸漸撐不住了。這幾天咳嗽似乎減輕了些，祇是嗓音提不起，身體乏力。最後她用憂傷的語調說道：

「這樣的年頭兒，我們這些給幸運遺棄了的人，更被逼得走頭無路了！如果不是爲了阿英阿二兩個冤孽，我巴不得像他們爸爸似的兩眼一閉，倒可一了百了，得到永久的安息了！」頓了頓，又堅定地說：「不過祇要我有力量有工做，不空起來就好了，苦，我可不怕！」她的臉上現出了果敢的神色，像是在推翻她自己纔說過的話。

看見我們還在這樣那樣的忙着上坟去的事，她像憬然醒悟的樣子，用沙啞的嗓音嚷起來道：

「嘎！看樣子你們今天也要去上坟吧！到了灣……我們家的坟山所在地……有二十多里路哩，要在上午開船的，祇願說自己的空話就誤你們的正事了！說正經的。」回頭望着母親，「舅婆，我想來問一問，以前寄存你們家託你給代賣掉一些破傢具，有人要了嗎？」

母親告訴她：她的一隻破桌子和幾只椅子，始終沒人要，祇有一口大水缸，於一月前才給附近新搬來的一家買了去，代價是兩元。一壁便命我取錢給她，她接了後，向那兩張一元的鈔票，看了一眼，輕輕嘆了一聲，才緩緩地放進衣袋裏。

「我該走了，上好了坟，下午還得坐原船回上海呢！放着兩個小孩子在家，終放心不下；況且他們自己亦弄不來吃的。」

她說着從椅上站了起來。我們聽她那麼說，亦不便再說留她的話，大家祇得說着「皇天不負苦

心人」終有一天會苦盡甜來的，等等明知不可靠的，近于敷衍的安慰話，算是臨別贈言。自己亦知道這一類的話，對於她太渺茫了。現實的鐵鞭，正緊緊地迫擊着她，使她透不過氣來，還那有餘暇去尋思那杳遠的未來呢？

從桌上又取茶呷了一口，她微笑地點頭向我們告別。走到門外，右手拿起了破紙傘，左手提起那篋籃，就預備走了。母親抬頭望了一下天，皺皺眉說：

「雨絲正密哩！又帶了籃子，路上泥濘難走，你且等一下，給你雇輛車到航船埠頭吧。」

經她再三阻擋着不讓雇車，母親無奈，只得改命陳媽替她提了那隻籃，送了她去。她苦笑了一下道：

「從輪船碼頭到這兒，許有三里路吧。我還走得了；這回子祇短短的幾步路，難道反不能走了嗎？」終于却不過母親的好意，她也只得依從了。我們送她到門口，眼望着這可憐的人兒，漸漸去遠，直等到看不出了那灰褐色的背影，才一同進來。

母親太息了一聲，臉上滿露着憐憫的神色，感慨地說道：

「人事的變幻太快了！記得夢月……蓮卿嫂子的小名……與蓮卿結婚的那年，她剛是二十歲，真長得水葱兒似的，又白又嫩，人又壯健能幹，粗細做得，只是性子倔強了些，誰又想到僅僅十幾年的功夫，會把一個精壯的少婦，折磨成這個樣兒呢？以前蓮卿的母親和他自己，都是患了肺病死的。今天看她那樣兒，許也逃不出這個可悲的命運哩！」

在上坟去的路上，母親又爲我們講了些我們所不甚詳悉的關於蓮卿嫂的事，大家都深深地同情着她的遭遇，禁不住慨嘆了多時。

蓮卿嫂是我們姓孫的堂姑母的媳婦，也是我們遠房的一個姊姊。（她本是稱你我母親「孀母」的，自出嫁後，那位堂姑母說是「出嫁從夫」，不許在繼續母家的稱謂，所以才改稱「舅婆」，連我們姊妹，她也改成了「大姑，二姑……」了。）在她二十歲那一年，她嫁給了我們那位表兄。其時他的父親，早已去世，除老母外，還有一個未成年的弟弟。家中有幾畝薄田，和一所不很大的古舊的房屋。結婚後，夫婦感情，尙稱融洽，只因她性情剛強，而又太愛說笑，很難博得她姑的歡心。「輕骨頭」，「粗胚」的罵聲，往往會因一點小事而投到她的耳中。

蓮卿哥是在蘇州一家絲廠作事的，薪金很微薄，靠着些許田租收入的補助，一家幾口，却也勉強可以維持生活了。誰料不到一年，有一天半夜裏，貼隣の厨房失了火，把她們那所屋子，延燒成了灰燼。單單逃出了三條命。這次的災禍，給與孫氏一家的創傷，可算不小。此後不但要出錢租賃人家的屋子，而且幾個人的衣穿和必需的用具，又都非隨時添置些不可。她家的生活，在先本已不甚寬裕，現在又遭了這意外的損失，更覺竭蹶萬分。一年之後，便不得不將她們的僅有的產業——六七畝租給人家的田，賣去了一半。蓮卿嫂又不時給人家做些兒針紉，貼補家用，每當我們那位老姑母和別人談起屋子被焚毀的事，結論終是那幾句話：

「全是那個『白虎星』，上轎——指花轎——便帶了晦氣來！進門不久，便把我家百年的老屋，也給毀了！」

如果有人向她勸慰說「這不關她的事，也是氣運使然，」她老人家便肯定地證實她的話沒錯。她的論據是：

「她公在日，也曾遇到一次火，結果祇燒去了一扇後門，而且，爲甚麼早不着火，遲不着火，偏偏那『白虎星』進門九個月，均給燒得一乾二淨呢？」

類似這樣的話，她說的也不止一次二次。蓮卿嫂聽了，有多次是裝作沒聽得，悄悄地走開了，任她反覆地去咕噥着。有時忍不住了，便要聲辯道：

「婆婆！你也不能老說那句話，就算是我帶了晦氣到孫家來，也得怪孫家的氣運不好，娶了我。屋子已毀了，是無可挽回的事，你老人家終不能冤我願意那麼的吧？一家人都苦了，我還享福嗎？」她說着走了開去。

她婆婆聽了這強硬的話，更如烈火上潑上了油，氣憤的按捺不住，斥她「目無尊長」，又據此爲『白虎星』罪狀之一，氣虎虎地指着她的背影道：

「你們看！你們看！這可見並非我冤屈她了吧？這個神情還不是——一個『白虎星』嗎？……」

似這樣的爭鬧，是不時可以在她們家發生的。

就在這一年的冬天，蓮卿嫂產生了她的大兒子阿英。我們的老姑母，認此爲她的媳婦進門後惟

一的沒作錯的事。也許是她老人家以爲「不無微功足錄」吧，以後她對待她的態度，竟略略改善了些。

蓮卿哥每年常於五六月間忙過了繭市，回家一次，住不上一個月，便又去了，每次歸來，終覺出他一次比一次瘦削下去，大家也曾有些擔心，可是這樣的家庭，他有醫治或休養的可能嗎？在阿英三歲的那年，蓮卿嫂生了第二個兒子，才滿了月，蓮卿哥卻例外地四月間便歸來。這使得她們都感到驚疑。一看他的人，可有些慌了：青皮包骨，兩肩聳起，較從前更瘦得不成樣兒了。說一句話，要咳嗽幾次。纔到家的幾天，還能起床行動，以後便留滯床褥，起坐都需人扶持了。痰中時時夾帶着鮮紅的血，一到下午，便兩頰緋紅，體溫增高，具備着第三期肺病患者的種種徵象。合家驚惶憂急，可是有什麼方法呢？在他家的經濟狀況之下，要怎樣好好地療養，當然是辦不到的。就是上醫院診治，由鄉進城，亦得坐船乘車，不但太化費，而且病者也受不了舟車的顛簸。鄉間又沒有正式的醫生，她們無法可施，惟有東西探聽，千方百計弄些土方給他吃。對於那麼沉重的肺病患者，這些當然是不會發生一絲效力的。一天天拖延着，終於抗不住死神的威迫，在回家兩月後，便撇下了他的母弟和妻子，辭別了這個世界。

當他在世時，他一家的衣食，這時時捉衿見肘，難于維持，需要牽東補西的張羅着。現在失去了生活的源泉，一家人無疑地更陷在黑暗的深淵中了。他的弟弟桂卿，才在本城一家布店裏做練習生，每月祇有半元錢的鞋襪錢，自然難撐門支戶的時期還遠。於是她們婆媳二人東借西買，

人，還老是這個樣兒。今天已到了清明，我可再也不能等待了。」她一壁說着，一壁把乏神的眼光，向門檻外瞥了一眼。

我順着她的視線，也向那邊望去。見門外放着一隻小蔑籃，上面蓋着蓋子，隱隱望得見裏面是幾個碗碟，籃柄旁掛了幾串紙錠，才恍然了她回來的目的。

「已有兩年沒回來上坟了！雖則每年亦寄些錢來，託他們代上，但終不放心似的。所以今年無論如何，必得來上一回。一則看看阿英的爸爸厝坟，有沒有漏洞，需要修理；再則呢，我要在死鬼前默禱一下。求他保佑我沒病沒痛，順順利利地找到工做。等我把阿英兄弟倆養得出了門，不一定需要我時，我跟了他去，兩眼也就……」

她說到這兒，咳了兩聲嗽，微微喘息着，同時眼圈紅了一紅。我們又給她倒上一杯茶，她呼呼地呷了幾口。大家靜默了一回兒，祇聽得門外淅淅瀝瀝的雨聲，還是不斷地落着。

母親問起她的病和她們在上海的生活情形，她低低嘆了一口氣，訴說着近年來上海的市面大不如從前了。工廠接連着倒閉了不少，不關門大吉的，便是實行緊縮政策，裁人減工，勉強維持着。自己便是在這種情形下，被擠出工廠的大門。……才出來不到兩月，恰恰有個同事的女工，介紹她在一份人家侍候產婦，因為是難產，產婦于孩子落地後，足足生了大半月的病。日間的且不說，每晚就睡後，還得起來三四次，不是病人要茶要水，便是嬰孩醒了，要換尿布餵牛奶。這樣日日夜夜地忙着，晚上又受了些風寒，等到產婦滿了月，十塊錢到了手，自己被辭出來時，咳

嗽便一天天增劇了；同時又因找不到工做，心裏憂急，身子也就漸漸撐不住了。這幾天咳嗽似乎減輕了些，祇是嗓音提不起，身體乏力。最後她用憂傷的語調說道：

「這樣的年頭兒，我們這些給幸運遺棄了的人，更被逼得走頭無路了！如果不是爲了阿英阿二兩個冤孽，我巴不得像他們爸爸似的兩眼一閉，倒可一了百了，得到永久的安息了！」頓了頓，又堅定地說：「不過祇要我有力量有工做，不空起來就好了，苦，我可不怕！」她的臉上現出了果敢的神色，像是在推翻她自己纔說過的話。

看見我們還在這樣那樣的忙着上坟去的事，她像憬然醒悟的樣子，用沙啞的嗓音嚷起來道：

「喂！看樣子你們今天也要去上坟吧！到了灣……我們家的坟山所在地……有二十多里路哩，要在上午開船的，祇願說自己的空話就誤你們的正事了！說正經的。」回頭望着母親，「舅婆，我想來問一問，以前寄存你們家託你給代賣掉一些破傢具，有人要了嗎？」

母親告訴她：她的一隻破桌子和幾只椅子，始終沒有人要，祇有一口大水缸，於一月前才給附近新搬來的一家買了去，代價是兩元。一壁便命我取錢給她，她接了後，向那兩張一元的鈔票，看了一眼，輕輕嘆了一聲，才緩緩地放進衣袋裏。

「我該走了，上好了坟，下午還得坐原船回上海呢！放着兩個小孩子在家，終放心不下；況且他們自己亦弄不來吃的。」

她說着從椅上站了起來。我們聽她那麼說，亦不便再說留她的話，大家祇得說着「皇天不負苦

心人」終有一天會苦盡甜來的，等等明知不可靠的，近于敷衍的安慰話，算是臨別贈言。自己亦知道這一類的話，對於她太渺茫了。現實的鐵鞭，正緊緊地迫擊着她，使她透不過氣來，還那有餘暇去尋思那杳遠的未來呢？

從桌上又取茶呷了一口，她微笑地點頭向我們告別。走到門外，右手拿起了破紙傘，左手提起那篋籃，就預備走了。母親抬頭望了一下天，皺皺眉說：

「雨絲正密哩！又帶了籃子，路上泥濘難走，你且等一下，給你雇輛車到航船埠頭吧。」

經她再三阻擋着不讓雇車，母親無奈，只得改命陳媽替她提了那隻籃，送了她去。她苦笑了一下道：

「從輪船碼頭到這兒，許有三里路吧。我還走得了；這回子祇短短的幾步路，難道反不能走了嗎？」終於却不過母親的好意，她也只得依從了。我們送她到門口，眼望着這可憐的人兒，漸漸去遠，直等到看不出了那灰褐色的背影，才一同進來。

母親太息了一聲，臉上滿露着憐憫的神色，感慨地說道：

「人事的變幻太快了！記得夢月……蓮卿嫂子的的小名……與蓮卿結婚的那年，她剛是二十歲，真長得水葱兒似的，又白又嫩，人又壯健能幹，粗細做得，只是性子偏強了些，誰又想到僅僅十幾年的功夫，會把一個精壯的少婦，折磨成這個樣兒呢？以前蓮卿的母親和他自己，都是患了肺病死的。今天看她那樣兒，許也逃不出這個可悲的命運哩！」

在上坟去的路上，母親又爲我們講了些我們所不甚詳悉的關於蓮卿嫂的事，大家都深深地同情着她的遭遇，禁不住慨嘆了多時。

蓮卿嫂是我們姓孫的堂姑母的媳婦，也是我們遠房的一個姊姊。（她本是稱你我母親「孀母」的，自出嫁後，那位堂姑母說是「出嫁從夫」，不許在繼續母家的稱謂，所以才改稱「舅婆」，連我們姊妹，她也改成了「大姑，二姑……」了。）在她二十歲那一年，她嫁給了我們那位表兄。其時他的父親，早已去世，除老母外，還有一個未成年的弟弟。家中有幾畝薄田，和一所不很大的古舊的房屋。結婚後，夫婦感情，尙稱融洽，只因她性情剛強，而又太愛說笑，很難博得她姑的歡心。「輕骨頭」，「粗胚」的罵聲，往往會因一點小事而投到她的耳中。

蓮卿哥是在蘇州一家絲廠作事的，薪金很微薄，靠着些許田租收入的補助，一家幾口，却也勉強可以維持生活了。誰料不到一年，有一天半夜裏，貼隣の厨房失了火，把她們那所屋子，延燒成了灰燼。單單逃出了三條命。這次的災禍，給與孫氏一家的創傷，可算不小。此後不但要出錢租賃人家的屋子，而且幾個人的衣穿和必需的用具，又都非隨時添置些不可。她家的生活，在先前本已不甚寬裕，現在又遭了這意外的損失，更覺竭蹶萬分。一年之後，便不得不將她們的僅有的產業——六七畝租給人家的田，賣去了一半。蓮卿嫂又不時給人家做些兒針黹，貼補家用，每當我們那位老姑母和別人談起屋子被焚毀的事，結論終是那幾句話：

「全是那個『白虎星』，上轎——指花轎——便帶了晦氣來！進門不久，便把我家百年的老屋，也給毀了！」

如果有人向她勸慰說「這不關她的事，也是氣運使然，」她老人家便肯定地證實她的話沒錯。她的論據是：

「她公在日，也曾遇到一次火，結果祇燒去了一扇後門，而且，爲甚麼早不着火，遲不着火，偏偏那『白虎星』進門九個月，均給燒得一乾二淨呢？」

類似這樣的話，她說的也不止一次二次。蓮卿嫂聽了，有多次是裝作沒聽得，悄悄地走開了，任她反覆地去咕噥着。有時忍不住了，便要聲辯道：

「婆婆！你也不能老說那句話，就算是我帶了晦氣到孫家來，也得怪孫家的氣運不好，娶了我。屋子已毀了，是無可挽回的事，你老人家終不能冤我願意那麼的吧？一家人都苦了，我還享福嗎？」她說着走了開去。

她婆婆聽了這強硬的話，更如烈火上潑上了油，氣憤的按捺不住，斥她「目無尊長」，又據此爲『白虎星』罪狀之一，氣虎虎地指着她的背影道：

「你們看！你們看！這可見並非我冤屈她了吧？這個神情還不是一個『白虎星』嗎？……」

似這樣的爭鬧，是不時可以在她們家發生的。

就在這一年的冬天，蓮卿嫂產生了她的大兒子阿英。我們的老姑母，認此爲她的媳婦進門後惟

一的沒作錯的事。也許是她老人家以爲「不無微功足錄」吧，以後她對待她的態度，竟略略改善了些。

蓮卿哥每年常於五六月間忙過了繭市，回家一次，住不上一個月，便又去了，每次歸來，終覺出他一次比一次瘦削下去，大家也曾有些担心，可是這樣的家庭，他有醫治或休養的可能嗎？在阿英三歲的那年，蓮卿嫂生了第二個兒子，才滿了月，蓮卿哥卻例外地四月間便歸來。這使得她們都感到驚疑。一看他的人，可有些慌了：青皮包骨，兩肩聳起，較從前更瘦得不成樣兒了。說一句話，要咳嗽幾次。纔到家的幾天，還能起床行動，以後便留滯床褥，起坐都需人扶持了。痰中時時夾帶着鮮紅的血，一到下午，便兩頰緋紅，體溫增高，具備着第三期肺病患者的種種徵象。合家驚惶憂急，可是有什麼方法呢？在他家的經濟狀況之下，要怎樣好好地療養，當然是辦不到的。就是上醫院診治，由鄉進城，亦得坐船乘車，不但太化費，而且病者也受不了舟車的顛簸。鄉間又沒有正式的醫生，她們無法可施，惟有東西探聽，千方百計弄些土方給他吃。對於那麼沉重的肺病患者，這些當然是不會發生一絲效力的。一天天拖延着，終於抗不住死神的威迫，在回家兩月後，便撇下了他的母弟和妻子，辭別了這個世界。

當他在世時，他一家的衣食，還時時捉衿見肘，難于維持，需要牽東補西的張羅着。現在失去了生活的源泉，一家人無疑地更陷在黑暗的深淵中了。他的弟弟桂卿，才在本城一家布店裏做練習生，每月祇有半元錢的鞋襪錢，自然離撐門支戶的時期還遠。於是在她們婆媳二人東借西質，

把喪事料理完畢後，親屬中家境比較寬裕些的眼見她們一家的生計，立將趨于絕境，便有人提議，舉集一個「孤孀會」，由幾個人分担，按月津貼她們五元錢；此外不敷之數，由她們自己設法籌補，年限暫不規定，議定後即將此意通知她婆媳倆。那時的蓮卿嫂不知是故作客氣呢，或是由於她剛直的性格，於表示感謝後，便聲稱她只需要他們資助三年，等孩子們略大些，她決意自己去支撐，不願再累他人，聽者都贊歎她的爽直，問題便那麼解決了。

但是，隔不了多久，婆婆又提出異議了；她說，她和她的小兒子桂卿，要和蓮卿嫂分居，自然她不會缺少什麼理由的，譬如：她只顧自己的兒子，沒把她老太婆放在心上；她的言語舉止，一切的一切，無一使她老人家看着順眼，時時招她生氣……其中名正言順的最大的理由却是：

「她是『白虎星』，是生來背運的人，自娶她進門後，鬧得家宅不安，現在又把她丈夫尅死了，最近桂卿又是三病兩痛的，和她住在一起，難免沾染晦氣，自己目下祇剩這一個兒子了，她不能眼睜睜地讓他受她的連累。」

這樣吵鬧了幾次之後，她就寔行她的主張，直截了當地把一些破舊的家具，分作兩股，命令蓮卿嫂搬家另居，她說：

「我們也不想吃你的『孤孀會』，至於三畝多田，是要留給自己養老的。誰都不必想要！」

蓮卿嫂咬一咬牙，聽憑她婆婆的擺佈，一聲不響，便帶了兩個兒子，和分給他們幾件舊東西，

搬到離母家不遠的一間小屋中住下了。

有了每月五元的津貼，做了基本，她自己又能耐勞任苦，除撫養孩子外，日間向隣近的人家收些兒針疋來做，晚間在燈下埋頭磨錫箔以補助油火等費，她們的生活，却居然比她丈夫活着時還安定了，她住的屋子就在我家附近，以後便不時能見到她的踪跡。每見她出來時，終是光頭淨臉的十分整潔。自己和孩子穿的幾件粗布衣服，也很清潔合時，她生成是愛說喜笑的人，這時沒有了她婆婆的監視斥責，便又回復了她原來的性情。一見了熟人，便毫無顧忌地有說有笑，沒有一般年輕寡婦所應有或所應裝做的「冷若冰霜」的神態。這不免引起了一般人的猜疑，背後紛紛議論着。更據桂卿的傳述，說他有一次去她那裏，發見她的床下，有一雙男子的拖鞋。因之斷定她嫂子定是幹了什麼不端的事了，否則，他說，沒有了丈夫的她，也不會把自己裝扮得那麼齊整的！他這個論斷，在已存疑心的那些人，自然就深信不疑了。這種風傳，日久難免傳入本人的耳中，她除向自己較接近的人，聲明那雙拖鞋，是她丈夫最末一次歸來時所帶來，自己拿去夜間穿的外，便一任人家飛短流長，冷嘲熱諷，一概置之不問；且也並不改變她的態度。

這一年，距蓮卿哥的死，已滿三年，她竟然依照了他自己所說的話，不再接受親屬們每月五元的撫卹，結束了她的家，把些一時賣不了或不能帶走的傢具，寄存於親戚家中。並不徵求任何人的同意，向家族告辭了一聲，便携帶了兩個兒子，跟着一向在上海做女工的隣居王大嫂，到上海做工去了。臨行的前一天，她到我家來寄存一些東西，順便向我們辭行，且坐了一回，欣欣然述

說她此後的計劃與希望。

從此以後，便很少見到這剛直的女性了。據由那裏回來的人傳來的消息，她租住在裏虹口人家的一個閣樓上，初去時是在一家罐頭食品工廠做工，數月後，便改入附近的一個香煙廠裏包吞煙。因她工作敏捷，每日却也能得三四角的報酬。到第二年的春天，她回來一次，在她母家住了一兩天，便又去了。那次來時，她顯得比前豐腴了許多，頭髮梳理得光光的，臉上似乎還搽了些雪花和粉，穿了一件淺藍色的沖絲葛的旗袍，右手的小指上，還套上了一個黃澄澄的金戒指——對於這一點，我們覺得有些兒刺目——在深中舊禮教之毒的孫氏家族的眼中看來，這樣的裝束，對於她的身份是大不相稱的。都指指點點地加以譏毀。以前風傳着的猜疑，又復活了起來。

「『喝了黃浦水，不渾也會渾！』一個人養活三口，那裏再有閑錢裝門面呢？名義上說是在那裏做工，鬼知道她在幹甚麼哩！」這是桂卿的話。

「這個輕骨頭，反正幹不出什麼好事來，孫家的門楣，早給她倒盡了。現在我們又沒有能力養活她母子三人，家醜不便外揚，祇有『敲下了門牙向肚裏嚥』一任她無法無天了。」這是老姑母的牢騷。

當她離鄉那天，她循了常規，到她婆婆處去辭行時，得到的便是那幾句冷冷的刺心的話：

「我老了，也不想享你們那輩子的福了；爭氣些，不要讓人家在你背後戳手指！」

經這次去後，她便不再返里，直到了今年的清明。

「求生該是每個人應有的要求罷？她蓮卿嫂，是否也有這種要求的權利呢？如果爲了生活壓迫，必不得已時，及桂卿所說的真的幹下了些『甚麼』，這能不能全算是她的罪惡呢？」我常這樣地懷疑着。

離蓮卿嫂回鄉上攻三個月後，由她的隣居王大嫂的報告，知她自這次出去後，多方設法，仍找不到工廠，而她的病却一天一天的加重了，初時還會支持着爲人家洗洗衣服，半月前臥倒了床，就不再起來。一個晚上，就在所住的那間閣樓上，嚥了她最後的一口氣。臨終時，除了兩個無知的孩子外，沒有一個親人。

她的這樣的淒愴的結局，使一向懷疑她的人們，也覺得有些模糊起來。以後便再也引不起他們（或她們）推測或譏評的興趣了。

蓮卿嫂死了，這個給幸運遺棄了的人，在嘗盡人生的苦味後，終於敵不住病魔的襲擊，和生活的熬煎，脫離了這慘酷的人世了！她的一生，永是在和命運搏鬥，掙扎中，人們給與她的却祇是冷酷，猜忌與唾棄。如今真個「一了百了，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祇要我有力氣，有工做……苦我可不怕！」這最後一次的話，還似乎在我的耳邊響着，而她說那話時的果敢的神色，也不時縈繞在我的腦中。

北平雜記

徵庸

準備去的地方沒有去成，不想來的北平却又來到了。

火車進站時，已是黃昏時分。在雜亂鬧嚷中，響出一種出奇的嚴整的步伐和金屬的撞擊聲，我探頭向窗外一看，原來是一隊武裝軍隊在月台上威武地來回走着。由於他們每人背上都負了一口大刀，我斷定那是曾經在長城戰役替國家盡過責任的戰士。在魔窟中生長的我，對軍隊原有一種厭惡之感，但這時我見了他們，却由哀的感到無比的親切，無上的欽敬。他們的刀上還有敵人的血吧？他們是正準備再塗上敵人的血在刀上吧。我當時這樣想着。

是豐台事變後的第三天，我因接一個客又到車站去了。奇怪，時間是同一時間，月台是同一月台，雜亂鬧嚷也不下於我來的那天，但在鬧嚷中已聽不見那整嚴的步伐和金屬的撞擊聲了！在雜亂中已瞧不見在月台上來回走着的背負大刀的武士了！他們到那裏去了呢，我心裏頓感到無限的空虛，淒涼與寂寞。

*

*

*

「一位住在鄉下的老師打算搬家到北平來，寫信托我就近替他找房。我對北平雖然相當的熟，但找房的經驗却一點也沒有，沒法，只得轉託一位老北平的工友幫忙。那位工友聽了，皺皺眉，擺擺頭，說：

『找房可不容易呀。』

『怎麼？現在的北平還不容易找房嗎？』我以爲他是故意支吾，便正言厲色地反問。

『您哪不知道，北平不是沒房可租，只因有房出租的人，都不敢彰明較著的貼招租帖，——就貼出來也要被撕去。因此找房就不容易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

『怕遇著××人，搗麻煩。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麼，怎麼辦呢？』我焦灼地問。

『您哪不用急，慢慢想法子吧。』

不用急就不用急吧，反正別人並不是立等居住。

過了幾天，那位工友告訴我了，說是打聽得有幾處空房招租，要我同他去看。於是他騎自行車在前，我坐人力車隨後，走到一家門外，工友上前敲門，裏邊發出「找誰？」的問聲，工友說：『看房的聽說您們這兒有房招租，是嗎？』

『誰說的？』裏邊的人又問。

『本區的巡長告訴我們的。』

門呀然開了，出來一個老頭兒，他看了看工友又看了看我，立刻臉上顯出一種不自然的神氣說：『房早租出去了。』說完就退回去，又呀的一聲把門關了。

另走一家，仍然是這樣。

『怎麼這樣不湊巧？』我失望地叫起來了。

工友向我笑了笑，說：『這樣吧，我先走，您離遠一點跟來，再到一處地方，等我先去說明白了，再招呼您去看好了。』

果然這個法寶便靈了，到第三處時沒有遭誤會。原來現在北平租房還有這樣微妙的道理在。有房出租的人租不出，要租房住的人租不着，這是多麼神秘的世界！

* * *

初到北平時，北平正是梅蘭芳的天下，一般人眼有視，耳有聽，口有言，差不多都集中在梅蘭芳一人身上，據說『觀梅』的戲票，曾經由二元五角漲價到過二十多元。又據說爲了『觀梅』有人竟不遠千里從陝豫等省趕來，一下火車，就帶着行李先到戲園去買了票，然後才找旅館的。梅蘭芳的號召力是多麼的大啊！

一位朋友見了我，沒說上三五句話，就問我：

『你來看過梅蘭芳的戲沒有？』

我說：『沒有。』

『那麼，你從前看過他的戲嗎？』

『也沒有。』

『爲甚麼不去看一看呢？這樣好的機會；況且現在又禁賣飛票了，票價並不貴，也不難買。』朋友十分關心的這樣對我說，彷彿我不去看看梅蘭芳是人生一大缺憾似的。

經不起朋友一再的誘勸，同時也好奇地想看看這蜚聲中外的平劇之王究竟有怎樣的魔力，在一個月明如水的晚上，我也作了一度『梅迷』。劇場是可容二千多人的第一舞台，當晚場內已患人滿，不得其門而入的還大有人在，梅迷之多於此可見。但場內並不因人多而嘈鬧，尤其當梅蘭芳出場時，一陣掌聲過後，大家都屏息停聲，肅靜得出乎意料之外。誰說中華民族沒有秩序的訓練呢？你到這裏來看看！這時我才開始感激勸誘我來觀梅的朋友了，沒有他的指引，我怎能發見中華民族另一種偉大處。

這晚主要的戲是太真外傳，最精彩也是最後的一場，就是長生殿的盤舞。明皇的瀟灑風流，貴妃的輕歌妙舞，助以醉人的音樂，和樂師李龜年領導的梨園子弟唱和其間，使人目不暇接，耳不暇聽。我雖然聽不懂唱的歌詞，單是那『雲鬢花顏金步搖』，也就叫『盡日君王看不足』了。有這樣醉人的賞心樂事，誰還計較甚麼『漁陽鼙鼓動地來』呢！

* * *

電車停時，窗外有幾個童子不停地叫：『買報，買報，世界晚報，××××的消息，兩大枚一張。』我從衣包裹裏掏出兩大枚，遞到窗口，沒等我說話，就有一隻手很敏捷地把錢接去，又很敏捷地塞一份報紙在我手裏。我打開一看，發見那並不是世界晚報，忙探頭出窗叫道：

『錯了，錯了，這不是世界晚報。』

這時，那賣報童子一邊向街邊走，一邊含着狡狴的笑意答覆我：

『世界晚報要三大枚一張。』

『哼，這傢伙！』我恨恨地又無可奈何地掉回頭來。坐在我身旁一個穿青學生服的青年，瞧了我手中攤着的報紙，輕聲對我說：

『先生，您這是××人辦的報。』

『啊！』我驚愕地叫出聲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制服青年又從他衣袋中掏出一個紙捲遞給我：

『這是今天的世界晚報，我已經看過了，你拿去瞧吧。』

我感激得幾乎流出了眼淚。我接過了那張報紙，再掉頭以憤怒的眼光瞧了瞧那撇在車後的賣報童子。但見他消逝在灰暗中時，哀憐和憂慮的情緒又兜的上心來了。

* * *

同一位朋友到東城去，坐上洋車，才發現拉我的是一個弓腰駝背的白髮老者。『咳，又碰着一

個老頭兒！」我表示不大滿意地嘆息了一聲。

走在我旁邊的青年車夫微笑着向我說：

「先生，隨和點兒吧！老頭兒也要吃飯的！」

我羞慚地默默地低下頭了。

「先生，您別瞧他老，人家有骨頭。」他邊走邊說，「您別瞧他現在這個潦倒樣兒，在前清時候，人家還是一位爵爺呢。去年，××拿錢運動他，叫他暗中聯絡宗族，鼓動××，你猜怎麼着？他不幹！他說他寧肯餓死，也不作漢奸。因此至今才落得拉洋車。」

老頭兒聽他的夥伴娓娓地敘述他的故事，似乎感到無上的光榮和慰安，驕傲地拖着洋車飛也似的向前跑，呼呼的喘息聲，不停地從我耳旁掠過，這時我才深深地領略了「如坐針氈」的意味。

廿五年十月於北平。

大鼓詞選

民衆文藝二集

席徵庸編

定縣平教會出版

價洋一元

出 七

百 里

在北平，小飯鋪也有一個典型。不單在形式上。

老修的飯鋪在這條街上，是三家之一，同一典型，不過歷史較短。最長的說是西邊一家，是與對面的他們所有主顧來源的那家大學之生以俱來的。

老修的飯鋪，小雖小，却也經人題過一個預期將來飛黃騰達含義頗深的名字。祇是人們都要叫牠『修家飯鋪』。至於是誰開始作俑，現在已經很難稽考了。不過這四個字很能表示隨和，親切，倒是主人樂於接受的。

現在這四個字是誰說上嘴，都不免有點溫熱。站在這名字後面的，是老修和他未滿十五歲的女兒。

在鋪子裏，老修是掌櫃兼掌灶。他總已過了五十歲。他給人的印象，祇是一個高高的個子，和對食客恭敬的態度，以及手忙腳亂的在灶上專心的烹調。從來無人細心考察他，像留心他的女兒一樣。他幹這買賣還不及四年。以前他是有很好的家鄉——有田園森林，也有妻子。

在那裏，在一個普通的秋天，一個大災難，暴風雨一樣，把人們從夢中驚醒了。房屋東西，被焚燒了，被搶掠了。人是被無理的屠殺着，有些在奔避着。誰也不知自己將會被殺在那裏。

逃出之後，老修檢點身邊只留下他的女兒。患着老病的女人和兒子沒有了。悲痛的感情，簡單的激動着他。他想他們是在後邊，他退下逃難的人羣，守候着。希望在後至的羣流裏發現他們。漸漸的他覺到發見是無望了。但怎樣又有望呢。他死守着，覺得等不到的話，死在這裏是最好的。

後邊的人來得更湧急了。女兒已被人裏出了好遠。喊叫着，他不能不追上去。

來到這古城後的無依生活，困頓是可觀的。後來求了一位親戚的帮助，加以幾年的經營才有今日。這裏的人全喜歡老修，也喜歡他的女兒。不過前者也有時會使人無端的覺得他有點可憐。

女兒是一個瘦瘦的小姑娘，圓圓的臉，只有下巴是尖尖的，翹翹的。一雙眼睛大而黑，眉毛高高的畫在上面。她帮着父親和一個伙計做不了的事情。

雖然開着飯舖，他們的生活並不寬裕。有時他的同鄉來吃了飯，也會欠下他的錢。他可憐這些人，和他是同一個顛沛的命運。他不能開口問他們討。他知道受苦，但他都昧於受苦的原因。他有痛苦，但沒有憤恨。人家問起他，他總是說：

「對付着吧，養大了我的女兒。」

不過最近的情形，可使老修覺得有點不能對付了。米麪的價錢都在飛漲，買賣總要賠錢。加飯

價，老修不敢。因為平常學校的大食堂，已經常備些他們這小飯鋪不易備辦的新鮮菜色使他們感到壓迫，已經不易支持。何況大食堂現在還沒加價呢。

老修遇到難關了。舖中也失了常態。菜飯也常因為大意的烹調，有一股怪味。許多從來沒有的令人不滿意的事情不時在舖子裏發生。顧客開始減少了。老修感到了不可補救的難過。

這樣兩個月。一天突然人家發覺他的女兒已不在舖裏。老修自己說她病了，已去住醫院。但據學校號房的說法，則大不相同。老修臉上顯然有一種風雨後的寧靜，不過嘴旁的兩道紋則見加深了，常常像要哭下來。沒人再忍心把學校號房的話去問他。大家覺得這悲劇在每個人心裏。

不過過去的事情，總有時自然會談起的。一個嚴寒的晚上，吃飯的人都已吃完回去取暖。老修被一個晚到的食客邀他到一塊喝杯酒。於是漫漫談到他的女兒，談到他的家鄉，以及現實的種種。老修從那裏聽到了他從沒想過的許多道理。他憤怒了，他覺得像一個人踢倒了他，又踏上他的臉上來的憤怒。

第二天上午，傳遍這條街上一種消息——老修丟了他的飯鋪，於昨晚出走了，沒人知道因為什麼。

這事只有昨晚那位好事的酒客，心裏明白一點。

夏天

碧茵

是夏天的時候了。

打開樓窗，便是一片金晃晃的湖水，斑鳩在林子裏叫，田野烏油油地綠了。閒來靠着窗，唸唸所喜歡的詩也好，望望雲也好；夏天的雲，是多麼奇美的變幻呀，我永遠希冀牠象徵我的生命。晴空中，起先只抹着一縷薄銀，漸漸向西展開，變成一堆堆亂山或臃肥的綿羊，慢慢地移動着，把湖水映得一刻兒明快一刻兒憂鬱！對岸是一團朦朧的綠暈，分不出那是樹，那是田疇，茅亭躲在那片綠色裏，只露出幾層石級，像要給那一層層向外擴展的湖波推得朝後退去。

太陽健康到十二分，樹葉子在微風裏搖顛着，似數不清的燦爛的金片。洗衣服的女人，坐在湖邊的柳陰下，洗兩把，又歇歇手談笑兩句，那種不關心的閒逸，簡直叫人起了妬忌！

這幾天，修馬路的工程開始，從對湖傳來的擣衣聲，網魚的孩子們的歌聲中，便又加上『杭育！』『杭育！』一陣陣沉重但又雄偉的合唱，那聲音，像一個炸雷穿入地心，再由地心上來分散到四處。千百個拿鋤耙的影子，在酷烈的陽光中，一起一伏，機器樣規律的動作着。

早上，還走着牲口走着柴車的黃泥路，已變成一條濠溝，溝裏有許多人，頭髮從溝沿露出來，鼻子眼睛全給泥塗滿了，看不清楚。那一邊，水車在翻滾着，黃渾的泥漿從地下湧進湖裏。

『杭育！』『杭育！』地球給震得簌簌地抖！

湖左邊，那幢高大的紅房子裏鋼琴也響起來了，靜靜地聽，就知道跳動在鍵盤上的是怎樣高貴的手指；悠柔得叫聽的人忍不住心跳！還有個嬌脆的聲音在和着唱：

『月光戀愛着海洋，海洋戀愛着月光，啊！這般蜜也似的銀夜……』

雄偉的歌聲，柔曼的歌聲，在我心中交激成兩股不調和的感情之流。我站在長堤邊，將落的夕陽，把我的影子投在背後的湖裏。

水車呼呼盧盧地響，轉着車把的仍舊是穿着藍布短打的老頭兒，我認熟了他，那花白的禿頂，說話帶着痰的語音。他拉起搭在肩頭的手巾揩了揩汗，又抬起頭痴痴地望着天，我想：他是想看看離歇工還有多少時光呢？還是有所祝禱？他一定也有夢，夢見那一天手中的車把或鋤頭忽然變成金的。

『你累不累？』我問他。

『累麼？』他驚愕地望了我一下，像不了解我的意思，又低下頭去轉他的水車。

慚愧咬住了我的心，我沉默了，眼光隨着他一起一落的車把轉動。

『再不下雨，鄉裏的田地沒救了！』

他吁了口氣，自個兒說着。

『你的家在那兒？』

『我沒有家！』

他沒有家，但是我確信，他說這話的時候，他心裏正在想念着一個遙遠的或者一個他曾經有過的家，像海外的流浪人悵望着他祖國的天野一樣！

他們開午飯了，三三五五聚在大樹根下，菜，僅是一碗黃渣渣腐草樣的醃蘿蔔葉，一個半人高的飯桶放在一邊，大約是沒有什麼禮法在腦子裏支配他們，全不懂一點客氣，用一種近乎搶的方式吃着。來遲點的拚命向人縫裏鑽，被鑽的就破口大罵了，但又顧着自己手裏的飯碗，提防給擠掉，或是在罵人的空兒讓旁人多吃了一筷子菜，罵兩句便又低下頭忙去划飯。

吃完了，大家依舊有說有笑，有的蹲到湖邊洗臉，有的坐在泥舂的扁担上抽旱烟，唱小調兒。誰惹我，我罵誰，我餓了就得吃飯，吃飽了我高興玩，唱，這不是頂自然的嗎？如果說是粗野倒不如說是天真，這種天真太可愛，而在現社會裏也一天天在消滅了。按住了本能，極力的去裝哭裝笑，才真是人類絕大的悲哀！

太陽落在山背後，村子裏鬧着幾百隻雀子的叫聲，雲頭蓋上來，湖水漸漸陰黯了。工人們肩着鋤，鋤，耙，成行列的從小路上走去，無邊無盡地向前走；臉上的表情是快樂的，堅忍的，沒一個露點兒疲倦和絕望。

走，走，無邊無盡地向前走！只要生命存在，鋤耙永遠不離開肩頭！在這羣陋樸而偉大的人生戰士的面前，我只覺自己異常的渺小。

高樹的黑影裏，洋樓裏的繁燈正射出牠最初的光輝。

七月十四日于武昌。

端午節

劉松濤

小占媽一覺醒來，窗上已透點朦朧的曙光，可是屋裏依然昏黑。

「今天就是五月端午了，從三審家借來那米又完了；和她前後借了三次，還能再開口嗎？決不能：然而吃什麼呢？……」她躺在炕上，反復這麼想。恨自己娘家不富裕，不能周濟；又恨自己命運不好，經瞎子先生算過兩次卦：屬羊的，生日落在十一月，命窮！

昨夜和小占爸商量了半天，她明知道沒有辦法，然而還期望着於有辦法之中，想起一個僥倖的辦法來。怕驚醒了睡在懷裏的小多，輕輕拍了兩下，等他睜去之後，才摘下乾癟的奶頭，光着上身，慢慢地從一張破漆布似的布褥上坐起來。窗格上的破報紙嘩喇一響，一陣小風鑽過來，偷偷撲進她那赤裸的胸懷，使她感到一種舒服的涼爽。在黑暗裏懶懶的撈着那件魚網似的破褂子披上，歪過頭去輕聲輕氣的：

「小占爸！小占爸！醒了嗎？」

沒有動靜。

她探過身子去一摸，觸到手上的只剩一團油膩的空被，不曉得什麼時候他早已出去了。她不由恨起他來：「大節下，人家孩子們都有爸，知道吃這買那的，你呢，不管了，老早滾出去躲乾淨。沒有米，一大家子，喝西北風過嗎？……然而……」她又轉念一想：「小占爸又不是不顧家的人；一家五口，不是都仗着他吃飯嗎？他整年裏一把血一把汗，牛馬一樣替人家做活，捨不得吃，捨不得喝，更捨不得穿，能說不是全爲了這個窮家嗎？像昨天預備買米的九十五個子，被阿三那麼扎刀子拼命的要了去，他有什麼法子呢？」想到這裏，又可憐起他來。同時又恨起自己：「你一個沒有能耐的女人，死吃死嚼，吃丈夫的肉，吮丈夫的血，還有什麼理由去咒罵你丈夫呢？……」

屋裏的漆黑，漸漸變成依稀模糊的灰色。

她穿上因汗穢而增加不少重量與厚度的褲子，看看三個裹在爛布裏的孩子，露着大腿，胳膊，像躺着幾條蛆蟲。一個個睡得正香；不時還抬起一隻手來，在黃瘦的肉皮上亂搔。她俯下身去，在炕下看了看夜裏燃着的麥糠（是小占在人家場邊偷着收來薰蚊蟲的），已經滅了，便拉起那條有着不少窟窿的破被單，給他們蓋了蓋。

「今天吃甚麼呢？」耳畔彷彿有人這樣警告；覺得三個孩子都在伸着手叫：

「媽！餓的慌，俺吃！」

小風兒帶着隔壁楊家後院廚房裏趁早燒肉的香味，像故意驕矜似的向鼻孔襲來。使她情不自禁的長嘆了一聲。這嘆氣，連自己聽了，都感到淒涼。

「餓死嗎，決不女人也應該想點求活的辦法呀，莫非只會生下些增加丈夫負擔的累事嗎？……」她常想到郭巨埋兒的故事，幻想着在院裏或屋角，掘得幾缸白花花的元寶（她從來沒見過元寶），一缸也好，一塊也好，她會暗地裏拿鋤頭在她平日想像必有石缸蓋的地方掘過多少次，可惜都沒有，淨土。使她心中把一切都看得非常空虛而失望了。

「啊！現在地裏正割麥，怎麼不去弄個一把兩把給孩子們吃？」她猛然想起夜裏小占爸說，今天要給陳太爺去割麥；像荒漠裏旅行者在渴極時候發見甘泉一樣欣慰，黃澄澄的麥田，立刻在她眼前出現了，久已乾涸的心靈，慢慢吹起個美滿燦爛的胰泡，「去！趁現在去！」可沒說出口來。

「醒醒！玲兒。」她伸過手去把十一歲的大女兒輕輕搖了一下。

小玲兒正做夢搶吃一個燒熟的麻雀肉，跟小占打架，被媽叫醒：「媽！幹嗎？」

「起來！拾麥去呀！」她用一件破褂塞着窗口。

小玲兒把生着不少蟲子的黃小辮抓了抓，又縮在破布堆裏，「早哩！」

「懶小×！起來！」小占媽低壓着聲音，有點起火了。

「唔！……」小玲兒坐起來慢騰騰摸索着衣裳，一聲不響，懶懶的穿着。

「走！」母親已在炕下催她了，只得爬下炕來。

娘兒倆怕驚醒了兩個在睡的孩子，躡手躡腳的往外走，單扇門半開着，小占媽曉得是他幹的；「哼！門也不關！」她一面小聲說着用手拉過划鍵，剛一使勁，門扇便像殺豬一樣叫起來，把孩子吵醒了……

「媽！你們那兒去，媽！」

她知道是小占的噪聲，走出門外，又輕輕回來：「睡吧！我們給你們拾麥去，回來烙白面餅，去年在王家找你爸爸去，人家不是給你吃過嗎？可吞呢。好好睡吧！——嚷醒小多，可打你！等着吧！」

小占不言語了；她才緩緩從沒關對的門縫裏擠出來。

「呱——呱——媽——！」小多忽然又醒了。

小占媽立在門外，聽小占用手拍着他五歲的弟弟小多：

「睡吧！媽弄麥去啦！回來烙大餅吃，可香呢！……」

她在窗下立了一下，聽小多哭聲小了，小占還讀念着。沒言語，鴉雀無聲地走出來。

二

娘兒倆走上一條長長的柳堤，北面是道和堤並行的長溝，因為天旱，溝水已失了聯絡能力，成一個一個將涸的小水潭，靜靜地睡在那裏，柳樹的倒影，還很模糊，只有幾顆稀疏的晨星，在裏面輕盈的眨着睡眼。

「玲兒！小心！下面有水！」小占媽款動着一雙水蘿萑脚一面踉踉走着回頭對小玲兒說。
「唔！」小玲兒揉着麥粒似的眼哆。

往北一拐，下了堤，是個用幾條長石板架成的小橋，橋西黑壓壓擁起幾株老柏，籠罩住一所頹圯的破廟，那便是所謂「天仙聖母廟」了。山門已圯成一堆瓦礫，但因經風水先生看過，說村上窮家多，吃這廟的虧，所以全沒人重修牠。說是廟裏很凶：有年夏天，夜裏下着大雨，幾個外村當短工的在廟裏投宿，剛躺下，就覺得有一點一點的水從梁上滴下來；當時還以為是房子漏了，劃着洋火一看，不想是梁上吊死的人，因為日久，爛了的水滴下來，大家都吓得跑了。她是聽對門李二叔說的，白天在廟前經過多少回，總沒想到過，不曉得現在怎麼想起來了。一隻過夜的宿鳥，在枝上把翅膀「撲稜」一下，以為是鬼魔在鬧動靜了，使她渾身汗毛隨着這響聲一個寒噤豎起來。

「怕嗎！都是自己吓自己，況說東方已發白了呢。」她一面想着看了看天色，又看看後面跟着的小玲兒還毫不在意的揉着睡眼，膽子便壯了：「走！快點走！」

過了天仙聖母廟，目的地已在眼前了。進道溝，兩旁盡是一排一排的麥田，麥穗子趁着早晨的小風兒像波濤一樣洶湧。同時放出一陣潮濕的麥味香來。

「媽！沒人割，那兒拾！」

「那兒？」她像匹偷吃的饞貓，走上田岸，影着柳樹叢子昂起頭來四下望了一週，除了幾輛趕早進城拉腳的騾車在大路上蠕動，和幾個揹轆轤趕早澆園的人外，遠近再也看不見一點人影，聽不

到一點聲息，「來！快來！」

小玲兒會意，趕緊爬上去，娘兒倆便像競賽似的拔起來。

「玲兒！看看有人嗎？」她一面拔着問。

「沒有。」

「快些拔！」

「唔！」

「好咧！教人看見可了不得！」她氣喘喘的先抱了兩捆沒打淨土的麥，迅速的跳下道溝；「下來！」

「唔！」小玲兒跟斗馬爬也抱了一捆跳下來。

「頭裏走，快點！」

「唔！」

小玲兒在前跑，小占媽像隻急鴨子在後面蹣跚。

「出了地頭，不怕他牽牛；出了地邊，不怕他看官。」小占媽一面跑着一面想這兩句俗語。過了天仙聖母廟一雙被露水染濕而沾了不少泥土的脚，便慢下來；低着頭看了看兩大捆麥，用尖瘦的下巴順着摸摸硬刺刺的長芒，覺得幻想成了實事，勝利了；孩子們現在也許都醒了，等着吃呢，這麥熟透了，乾了，不必晒；只和小玲兒在隔壁張大娘家碾子上碾碾就好了，那老婆子好說好道

的，她要問從那兒弄來的，我就說：他二舅送來的，她不會猜疑什麼吧，況說他二舅修鐵路又回來了。碾好了，和得好好的，舖櫃小匣裏，昨天不是還剩了三個大子嗎？在東頭油房裏，買兩個大子的毛油（棉子油）再到菜園裏買一個子的羊角葱，大節下，化了它，小占爸也不會言語的。他常說城裏人會做東，烙的餅怎麼香，其實有了東西，誰做不好吃呢？切好蔥花，和上油，夾在餅裏，厚厚烙幾張，熱騰騰的，能說不香嗎？想到這裏，切好的餅，便在眼前出現了，同時嘴裏彷彿咀嚼到餅的香味，從枯黃的嘴角鉤起兩條隱微的笑紋；「玲兒！走快點！——回去還碾呢！」

過了石橋，一上堤，小玲兒給飢餓逼迫着，給美滿的希望鼓勵着，兩隻裹得頗緊的小腳，便忍痛邁快了。

「站住！他媽的那兒去！」粗野的狂吼，在後面擲過來。

娘兒倆回頭看看，見是個黑而且粗的影子從柏樹下躡過來，小占媽憶起方才的恐怖，先疑心是廟裏的鬼魔，後來聽到短促的喘氣聲，才曉得來者是「人」了；可是她幻想的燦爛膿泡，跟着這喘聲，無形中便打破了。

「媽那個×！偷這些個！」

小占媽聽出是村上雇的看麥的阿祿的語氣噪聲來了，越加害怕起來，她曉得那傢伙是打人不眨眼的；并且聽說他也曾在麥田裏強姦過十幾歲拾麥的小姑娘。

「擱下！」

「這是俺娘倆拾的！」

「什麼？——拾的？！那兒拾的？！——你會拾擱下！！」一張簸箕似的手掌，搨在小玲兒的背上，小玲兒把麥一扔，像隻遇着老鷹的雞，很快的撲到母親懷裏，回頭看看打她那人，呱的一聲，哭了起來。

「擱下就擱下憑嗎打人！」小占媽狠狠的把兩捆麥摔在地上，像個老母雞般的騰起兩隻翅膀，護着小玲兒的頭。

「×你媽的×！還敢回嘴！」一束帶泥土的麥又打到小占媽扎蓬蓬的亂髮上。

「你沒有姐妹嗎？罵人？」

「好潑婦！——這不算完！走着瞧！！」

「……………」

三

娘兒倆像兩匹被皮鞭打傷的綿羊，各懷着一顆失意惱喪憤恨恐怖的心靈，懈懶的踱回自己的柵欄。

「……………睡吧！媽回來烙大餅，可香呢，……………」小占用手拍着小多。

小多像是睡了，一聲不響。

小占媽一陣鼻酸，本來紅着眼圈，這一來，越發紅了。并在黃瘦的臉上，有兩顆晶瑩的淚珠流到嘴裏，鹹的。

她蹣跚的躡進雞棚似的漆黑跼蹐的土屋。一屁股坐在鋪着破蓆的土炕上，沒說什麼，只長嘆了一口氣。

「媽：拾那麥哩？還不烙餅嗎？俺吃：俺餓得慌。」不識事務的小占從破爛臭穢的布堆裏，光着屁股坐起來：「尸尤！尸尤！媽！俺吃！尸尤！」

「吃!!!吃!!!」腔委曲惱喪沒處發洩的小占媽，「啪！啪！」的兩巴掌，落在小占那削瘦的脊梁上。

小玲兒先哭了。

小占雖只七歲，都像很懂事的大孩子了，看看兩眉打結的媽，哭也不敢大聲，只爬倒在露出糖糍的黃黝黝的枕頭上暗泣。兩肩一聳一聳的，一根根顯明的脇骨，直是抽送着。

她心裏又後悔難過起來；那是孩子的過嗎，憑空在他身上出氣，他從昨天正午喝了兩碗穀麪糊糊現在能說不餓嗎？再說自方才也對他說等着吃餅怎麼……

她呆呆的想。

小玲兒在炕頭靠牆坐着，眼望着暗泣的小占，一面用沾着不少鼻涕與汗泥的袖口擦着自己的眼淚。屋子裏像死一般的沈默下來。

天總是這麼悶沈沈的板着鐵青臉。闊人也似的太陽，推開紗帳般的薄霧，從鮮艷的朝霞錦被裏懶洋洋的爬起來。各家門口上，多半已插好除妖避邪的蒲艾，有着露天碾子的街旁，一些面皮黃瘦衣衫襤褸的女人在隆隆的追逐似的碾着她們用以過節的東西，推獨輪車戴尖頂草帽賣粽子的漢子，和光脊梁挑了担子從外村趕來賣油條的小販，都在拖着乾癟的嗓子，吆喚顧主，一羣欲吃不得光腳丫子的窮漢，放着飢餓的眼光在那裏圍觀，雪白肥胖胸前掛有美麗香袋的少爺，被奶媽子得意的從垂花門樓裏抱出來，引得許多赤裸着全身或半身的骯髒孩子們羨慕與贊嘆，這都是村中街上端午節的點綴。

失意過分的小占媽，反復思索着過去的憤恨和未來的恐怖，不但感不到街上的嘈嚷，連炕上暗拉的小占，和倚牆拭淚的小玲兒都看不見了。

「吱……」單扇門豬叫似的嚮了一聲。

小占爸沈着臉，赤着背，拖了兩條給汗和露水濕透像泥布袋一樣頗重的褲腿進來，看看室內淒慘可憐的情景，本來盛怒着的心，却慢慢軟了下來，搔了搔剛剃過的光頭，才：

「你們怎麼惹了人，教……」

「惹人?!——你個老雜種早早滾出去吃飽飯!沒有米，一家子，就坐着等死嗎?!——一下子死了倒好!!偏偏又不死了!活活……!」圍困在憤怒與恐怖氣氛裏的小占媽，竟像匹沒理情的惡犬故意尋釁的向小占爸狂吠起來。

「你那麼大火，跟誰？」小占爸哀求似的說，一面打開藏在懷裏的油膩而頗霉臭的汗巾，取出一個用蘆葉包好的三角粽子去推小占：「給！小占！粽子！這是我在地裏吃飯給你留下的！」

小占聽說粽子，不哭了。爬起來便捉住粽子，活像久餓的小狗抱着舐嚼起來。

「這工夫你回來幹嗎？」她見他體貼入微，覺得已有點委曲他，然而又不好意思立刻摘下陰沈沈的怒容。

「老魁說鄉公所叫我，找了我兩趟了，我……」

機靈的小占媽聽到「鄉公所」三個刺耳的字，頭上便「嗡」的一下，接着心便像舂米一般激烈的跳起來。

「你去了怎麼樣？」

小占媽急待答覆的問，她很想使小占爸在她問以前要答覆出來。

「還沒有去。我剛從地裏回來，裝着找烟袋，先問問你是怎麼回事。——老魁還在街裏等着呢？」

「等着！他……」

「福林：（小占爸的名字）還不走嗎！」一聲蠻橫怪叫，從柵欄外衝進來。

「唔！就走！就走！」……小占爸一面答應着踉蹌的走出去。

功夫不大就見福林懶懈的回到家裏，一聲不響的坐在炕上，悶沈沈的看着屋角，一動不動。像

是屋角將有什麼東西出現的樣子。

小占媽看看他那悒憤的臉色，憑經驗也能預料出事情的大概來，心房跳蕩得異常激烈。她不願問出根來，更增加自己的憂悶與煩惱。兩個看不出的孩子，却一味湊趣似的哀叫：

「媽！餓的慌！」

「俺吃餅！媽！」

「媽！俺吃！」

「媽！……」

包圍在飢餓聲中的小占媽，真真起火了，竟像發狂似的向孩子們打去：

「啪！啪！」——「吃!!!吃!!!」

「啪！啪！」——「小雜種還吃!!!」

「呱！呱……」

「呱！呱……」

兩個可憐的孩子，放潑的哭了起來。

「鏗！鏗！……」

老魁敲着大鑼嚴肅的在街上喊：「福林偷了麥，鄉公所罰了他五塊！」

「鏗！鏗！……」

患恐×病嗎？

芳蘭

近來，人的氣息差不多都粗大起來了，不是嗎？誰也憋不住，每個人的心眼裏都存了「寧為玉碎，不欲瓦全」的念頭，五年來不斷的壓迫，蹂躪，凌辱，加在一羣綿羊的上，這麼純良的，只在鞭撻之後哀叫一兩聲，然而他們還不高興，時間日子長久了，受的苦痛深了，特別是精神的侮辱，那馴良的羊羣，會不聽牧人的呼喚而怒吼，瘋狂起來，兇狠的去撲滅壓迫者，那個時候，綿羊變成了猛獸。

大眾已經不是患着「恐×病」，相反的却患着「抗×病」，這蘊怒已經燃燒了，火焰出了頭，一天天高，普遍，瀰漫到天邊地極！

濟南車站上一羣男女在送行，要走的是位×西服青年，看情形還很有地位，伙子替他搬運行李的時候，不知爲了什麼，他就舉起拳頭來打，還不會落到伙子身上，一個警察，已經飛快的緊握了他那正要打人的手，怒目而憤懣地像長官的命令：「不能這樣野蠻，伙子有什麼不對應該通知我，這是車站，是我應負責任的地方，你不能隨便打人。」警察的嚴正的談話，和他的抗×的傲態，他們意外的震驚，震驚得他們發呆，青年人羞紅了臉，低了頭，中間的一位老年人陪着笑臉，行着九十度的鞠躬禮說：「他年青，不懂事，請原諒！」

大眾的內心情緒，都抑壓得不能再抑壓了，那一天的到來，人們是要像野獸樣的。

大眾患恐×病嗎？

生活

駿驛

時間，又到一年的初冬了。

一天，我在村莊上，看見大多數的農人們，儂依在屋檐下，凹凸不平的土牆邊，縮頭縮腦的，緊拱着兩隻手曬太陽。

這太陽，就如剛打熟的漿糊缸，溫暖而且黏膩，否則，如何會曬得他們懶洋洋的，昏暈暈的，似入了迷魂陣！

他們說：『好暖和的天，曬曬罷。往後冷了，對付着過。』

又一天，我在城市裏，看見一些絨衣俏臉的人們，在這柔和的日光下，迷惘地，情趣地，哈哈，嘻嘻，談着地球的神祕，世界的偉大，以及自己聲譽的鵲起。這般空幻的賞心樂事，使他們貪婪，昏聩，狂妄的，眼睛恁般迷的細，眼皮恁般翻的高，可是骨頭漸漸軟化

了！

他們說：『甚麼呀，我們愛國呢！』

再一天，我在沉悶空氣的一角落裏，發現了這另一種人們，內心是燃燒着熱情，沸騰着熱血，外面卻沉着氣，只不停的在工作上努力。

他們說：『我們是在苦幹硬做，一分一寸的求進步！』

最後有一天，我聽得寒風的呼呼，綏東抗敵的消息傳來，那一夥人們，勇敢地站在起伏無定波濤洶湧的生死線上，爲了抗暴敵，他們嘶吼着求生活。

但是，他們無話說。

我們，對於這苦鬪的生活，援助什麼？

我，站在這些實生活者的面前，自問如何滲進我的「力」？

寫于一九三六年初冬。

緊張

伏園

有人拿糲。有人拿錘。有人拿筆桿。有人拿算盤。這是一個複雜社會的各方面。

社會一天一天的學像了人身的器官：有的管消化，有的管循環，有的管呼吸，有的管生產。如果有一天，社會的組織和人身的組織一樣複雜了，社會的力量便大到極處了。

人身的某一部分受了傷，全身便都緊張了。但是緊張的，依舊是各部分原有的職務，決不會讓循環系統管消化，讓消化系統管呼吸的。

社會的緊張也該向着人身的器官學。拿錘的放棄打鐵，要想別求救國的路是不容易的。倒是平常打鐵只在白天，一到緊張的時候，便不能不在夜晚也打鐵了，那才是救國的正路。

從前負衛國責任的只是軍人，所以書生要衛國，只有投筆從戎。現在負衛國責任的是全國的國民，不但書生應該「執筆從戎」，就是那些拿糲的，拿錘的，拿算盤的，無論拿甚麼的，也都應該在他原有的職務內緊張起來。只有這種分工的緊張，也只有這種有組織的社會，才抵禦得了外來的暴力。

長沙藥王街

天申福綢莊

冬季服料 大批湧到
名貴國產 花名時髦
尺足價廉 歡迎光照

打麥曲

張文麟

壓了場，打了場，
麥子成綑金色黃，
九棱碌碡亂打滾，
牛拉碌碡着了忙。
女人使叉槩麥楷，
男人使掀揚麥糠。
麥子粒，晒太陽，
晒乾了，囤里藏，
哪個不說年景強？

別

H. S.

像片片的落葉，
聚散都只憑風吹，
也像粒粒的微塵，
動靜全不由自主，
但願我們別後的心呵，
不像落葉那樣翻飛而無着落，
也不像微塵那樣浮動而永不安寧！
一九三六，十一，廿，于定縣。

殉道者

卡洛冷科原著
衡勝譯

自從裁判官在雅典人民的歡呼聲中，宣佈了哲學家蘇格拉底企圖破除多神教的迷信的死罪後，一個月又兩天已經過去了。蘇格拉底對於雅典，簡直像馬蠅對於馬一樣。馬蠅的刺馬，爲的是防止它打瞌睡，叫它快快地走路。這位哲學家對於雅典人民說：

「我是你們的馬蠅。我的螫刺痛你們的良心，並且喚醒你們，當你們晝寢的時候。不要睡罷，不要睡罷，雅典的人民呵；醒來，尋找真理去呀！」

人民憤怒極了，他們殘忍地要求驅逐他們的馬蠅。

「或者他的原告米列塔斯和安尼塔斯都不對也難說，」在判決宣佈後，有一些公民離開法庭的時候這樣說。

「但是，他的教義畢竟趨向到那里去？他打算做什麼？他已經造成了亂子，推翻了自始就存在的信仰，他宣傳新道德，並說這是一定要被認識和探求的，他又宣傳我們從來不知道的上帝。這褻瀆神明的傢伙，他以爲他比一切神明還聰明！不，我們還是信從我們所熟識的老神明們好吧。

他們也許不常常是公正的，有時他們也許要在不合理的怒火中發起雷霆來，甚至他們也可以爲淫慾所抓住；但是，我們的祖先不是跟他們活過多少代，精神上也沒有什麼不安麼？我們的祖先完成他們的英雄事業，不就是靠着這些神明們的幫助麼？如今愛林匹安諸神的臉龐已經失色了，舊道德也紊亂了。這一切會引起什麼來呢？我們不該一下工夫把這慢神的智慧絕滅嗎？」

就這樣，雅典的公民彼此交談着，當他們離開這地方的時候；而朦朧的夜色，這時也正降臨了。他們決心要殺死這浮躁的馬蠅，希望那些神明的容顏會再放光明。然而，在他們的靈魂之前，却現出了這位孤獨的哲學家的溫和的形容。有些公民想起了他曾怎樣英勇地在波特多分受他們的困難和危險；想起了他曾怎樣獨自去阻止他們犯處快由阿志尼斯凱旋歸來的將軍們的罪惡；想起了他曾怎樣大胆的獨自大聲疾呼、反對殘殺一千五百個民衆的暴君，在集市上給民衆演說牧羊人和羊的故事。

他說：「難道他這個守護着他的羊羣，並且留心它的增添的人，還不是一個好牧人麼？然而，減少羊的數目，和離散它們的，不也是好牧人做的事麼？用同一的手段對付人民的，不就是好君主的事嗎？雅典的人們呵，讓我們仔細想想這問題罷！」

爲了這位孤立的，不可辯駁的哲學家的這個問題，那些專制者的臉孔都變色了，而青年們的眼睛却點着了正義的憤恨的火光。

就這樣，宣判的消息傳播出去的當兒，雅典人們把蘇格拉底這許多事情都回想起來了，他們的

心頭爲沉重的懷疑壓抑着。

「我們沒有給沙福羅尼卡斯的兒子做了一件殘忍的冤屈事嗎？」

但是，在這個時候，善良的雅典人們却在瞭望海港和汪洋大海，他們在落日的紅光中，瞧見那尖底船的紫色帆被吹送着去赴弟利安的宴會，遠遠地在藍色的蓬塔斯海上閃着微光。這隻船是不到一個月終了以後不回來的，在這個期間裏，雅典境內是不許流血的，不論其爲無辜者的血也好，犯罪者的也好，這事雅典人們倒想起來了。然而，一個月，日子多着哩，論鐘點則更加多。假如沙福羅尼卡斯的兒子受了不正當的宣判，誰會攔阻他越獄，尤其因爲他有許多朋友幫助他？就是花點錢賄賂看守的人，這在柏拉圖，伊斯產斯，及其他朋友，又有什麼困難？那末，這多事的馬蠅便可以由雅典逃到菲沙利野蠻人中去，不然到皮羅邦尼卡斯，或更遠些，到埃及去可以；雅典從此可不再聽他的褻瀆神明的演說了；而他的死也不致于沉重的壓着高尚的公民的良心，這樣每件事都可以有盡善的結局了。

那晚很多人一面讚頌着政府要人和大法官的智慧，一面這樣對自己說。然而，他們私下所懷抱的希望是，這位多事的哲學家會離開雅典，從毒草裏飛到野蠻人那裏去，這樣雅典人們既可躲開討厭的他，又可免掉因加死罪于無辜者而有的良心的苦痛。

自從那晚以後，太陽從海上升起來，又沉沒到海裏去的光景，已經有過三十二次了。那隻船已由第羅斯回來，停泊在海港裏，船帆悽然地下垂着，彷彿羞見故城似的。月亮不在天上放光，海

在沉重的霧底下喘息，山頭的亮光由朦朧中透出來，像人的眼睛爲犯罪的感覺所翳障一般。

這位倔強的蘇格拉底並不饒恕善良的雅典人們的良心。

「我們別了！你們回家，而我去死，」判決宣佈後，他對法官們說。「我不知道，朋友們，我們中誰選擇這更好的運命！」

當這船回來的時間快到臨時，許多公民都開始感覺不安。那位頑強的人真的一定要死嗎？他們開始訴諸伊斯產斯福多，及其他蘇氏門徒的良心，試催他們爲他們的老師作進一步的努力。

「你們難道願意你們的老師死嗎？」他們咬着舌頭責問道。「或者你們還吝惜，幾個賄賂看守人的錢嗎？」

克利多哀求蘇格拉底逃走，並訴說大家怎樣罵他的門徒沒有友誼，一味吝惜錢文，都是徒然的。這位固執的哲學家，始終不願使他的門徒和雅典善良的人民滿足。

「讓我們仔細思量思量罷，」他說。「若事勢上我一定得逃，我就逃！但若我一定得死，我就死。讓我們想想我們曾說過什麼——聰明的人是無需乎怕死的，除却虛僞，便沒有東西他要怕的。我們所創定的法則，一天能合乎我們的意思，我們便恪守一天，至于那不合乎我們的意思的，我們便不遵從，這不正對麼？如果我的記憶不欺騙我，我相信我們曾說過那些話，我們沒有說過麼？」

「是的，我們說過，」他的門徒答道。

「我想所有這些話你都同意？」

「是的」。

「但，或者對於別人是真的，對於我們就不是真的了嗎？」

「不，真理對於一切人，連我們在內，都是一樣的。」

「但或者當『我們』而非旁的人一定得死的時候，真理就變為非真理了嗎？」

「不，蘇格拉底，真理在一切情況下，依然是真理。」

在他的門徒這樣依次贊同了蘇格拉底的前提後，他便笑着下一個結論。

「如果那是這樣，我的朋友，我一定死不得嗎？或者我的頭腦已經變成這樣衰弱，以致不復能在一種情形下，下一個邏輯的結論了嗎？那末，請糾正我，我的朋友，並請為我的謬誤的頭腦指出一條正確的路子。」

他的門徒用斗蓬蓋上臉，並轉向側邊。

「是的」他說，「現在我知道你一定得死啊。」

那晚上，海到處震盪着，在濛霧的重載下沙啞地咆哮着，奇異的風在悲傷的驚愕中，輕輕地撩動着船帆；公民們在街上碰見的時候，互相問道：「他死了嗎？」而他們的聲音却怯懦地洩露出期望他還沒死的希望；第一聲覺悟的良心的呼吸觸着了雅與人們的心，就像暴風雨的第一個預兆一般；神明們的臉孔，彷彿也因羞慚而變黑了——就在那晚上，太陽下降的時候，這位固執的人飲

了要命的毒藥了。

風漸漸狂暴起來，把整個的城緊緊地包圍在灰霧的幕裏，憤怒地拉扯着停泊在海港中的小船的桅帆。伊里尼斯對着公民們的心唱起悲鬱之歌來，並在他們的胸中驟然激起了一陣騷亂，後來蘇格拉底的告發者，即爲此騷亂所折服。

但在那個時候，頭一陣懊悔的騷動，還是不定而又紛亂的。公民們比前更加覺得蘇格拉底的不對，因爲他不逃往菲沙利，以副他們的願望；他們爲他的門徒所煩擾，因爲在最後的幾日裏，他的門徒穿着陰鬱的喪服，隨處遊行，這對於雅典人們，簡直是一個活的責罵；他們又惱怒法官們，因爲法官們沒有心機和勇氣來抵抗興奮的人民的盲目的暴怒；他們甚至連那些神明們都抱怨起來了。

「爲了你們，神明們啊，我們招致了這個犧牲，」許多人都這樣說。「該高興了罷，你們這些不可滿足的東西！」

「我不知道我們中誰選擇這更好的運命！」

蘇格拉底最後對法官們和羣集法庭的人民說的那些話，又回到他們的記憶中來。現在他身上蓋着他的外套，靜靜的，不動一動的躺在獄中，而全城却籠罩着悲傷，恐怖和羞辱。

于是他又重新變爲這個城的叫人痛苦的東西，他的本身已不再是容易受的苦痛。這個馬蠅已被殺戮了，但他却比前更加銳利的刺痛人民——叫他們睡不着，這一晚都睡不着，呵，雅典人喲！你們睡不着！你們犯了一個罪惡，一個慘酷的罪惡，那是永遠不能擦掉的呵！（第一章完，待續。）

潦倒

心

K算離學校生活，走入這鬼蜮社會，已經四年了。雖然也同人們一樣的鬼混了這些時；但是東摸西索，好像迷了路的羔羊，徘徊在歧途上，東張西望的，聽不到牧者隔山的呼喚，又那裏找到他的出路呢！雖然最近一年來的工作還有意義；但是四口之家，都靠K一人吃飯，而且孩子的教育費，老母的奉養費，又那裏是僅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能顧全得到呢！所以這不能不使K憤恨！不能不使K悲哀！

妻也是受過高等教育，而且是有堅強意志，熱烈感情。過去也曾與惡劣環境奮鬥過，從水深火熱裏掙扎出來。雖然她久經憂患的心靈上，未免斲喪；但她那未死的雄心，正像波濤般的起伏着；末了的壯志，也像春草似的與時俱長。嘗想創造環境，改進人生；然而現在的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而且大腹便便，使她不得不擱下執教鞭的生涯，走回家庭去；但是柴米油鹽諸瑣事，怎能使她甘心！所以感情與意志的衝突，事實和理想的矛盾，嘗使她感覺到莫明的苦悶。

K是常覺對不住妻的。過去生活，一半仗妻的維持，所以當她第二個孩子降生時，因為操勞過

度，幾乎斷送了她的生命。現在不忍再使她冒險了。然而自己能力薄弱，時運乖蹇，又怎能使她享受着安適的生活呢。

『爸爸！媽媽又偷着躺在床上哭呢，你怎麼不去勸勸，』將滿三週歲的英兒，牽着K的衣襟，似乎很同情媽媽的哭。

『孩子！你知道爸爸內心的苦痛，比媽媽還利害呢。』K在室裏來回的踱着。『好孩子你將來不要像爸爸這樣拘泥，這樣固執了。要知道有靈活的交際手腕，纔可以適應現社會。』

英兒似乎半了解K的話，看看爸爸漲紅了的滿含怨憤的臉色，再跑去看看媽媽那掛着兩行珠淚而蒼白得似乎久患些斯迭里的面孔，覺着都沒有絲毫笑容，莫明其妙媽媽爸爸爲甚麼都在生氣。

米麪今天已經吃完了，錢也不贖一文。眼看着天氣又一天天的冷了下來，冬季的衣服，還沒有着落。薪金一時又不曾發放。借呢！除了L君同C君是比較熟一點的朋友外，在這舉目無親的異鄉裏，再沒有人可以通融；但是L君已經借過二十元，C君過去也同自己環境一樣，又怎好問他們張口呢！然而大丈夫真就令妻與子跟着挨餓嗎？K想到這，不顧一切的跑出門去。

秋天是多麼淒涼的時候啊！尤其是九十月裏，金風淒厲，萬物蕭條，真令人感到肅殺的氣象。K這樣無目底的跑出大門，徘徊在十字街頭，對着那半天雲色，一抹斜陽，眼望着款款落葉，耳聽着唧唧虫聲，一陣莫可名言的悲哀，湧上心頭。覺周圍都是些猙獰的面孔，在譏笑

他，指責他。那裏都不容他駐足，還是投到妻的懷抱裏，訴明自己的苦衷，或者蒙她諒解，得着她的安慰。

「房東又來催了兩次，咱們搬到這兒第一個月就這樣挨延着，以後怎樣住下去？你真就沒有辦法可想嗎？」K剛踏進了門，妻似乎含怨恨的這樣說。

「沒錢有什麼辦法，我又不是故意拖欠，難道他們要我的命嗎？」K從來是不說這樣無賴話的，也是環境逼迫他，才使他發出這不平之鳴。

「暑假裏我就勸你不要留戀此地，應該另尋出路，現在事情作了一月多，預算還沒有定，債台一天比一天的高，我看你等到甚麼時候，纔能償清。」妻又這樣嘮叨着說。K似乎很不耐煩的來往蹣跚着。這時從床上發出來的英兒呼呼的鼾聲，和着窗外瀟灑的西風，淅瀝的秋風，越發使K感到社會的惡劣，人生的困難。唉！潦倒！……

二十五，十，六於定縣

介紹 鄉村建設刊物
民間
北平石駙馬
大街廿一號

全年 \$.80
半年 \$.40

生命與棉花

符瑛

離開了溫柔的臥牀，跑到村外的河沿上來散步，意義是要瞻望瞻望這好久沒有欣賞過的農村晨景。想不到風頭兒是這樣光銳，冷刺的地隔着幾層的袂衣，侵到肉裏，透進髓裏去。骨頭上覺得有些兒微微發痛，但是我沒有爲這個「冷」，表示出半點的畏縮和怯弱，祇是愁愁地眺望着遠遠地村落、方方地田園、青葱葱地麥隴，悵望着氾河那邊的幾株光禿禿赤條條的柳樹。

在河的對岸，一棵蒼老的枯柳下，堆着一間茅草蓬蓬地小屋。從屋上披到簷下的麥桿草，在秋風的勢力下微微地顫動。噼噼地做出了細微的泣聲。在小屋的前面，用土堆成一個小黑鍋台，傍邊放着一口缺邊的破罐。由這些現像看來，不用想便知道這是個寒苦者的居處。更有一條黃土車道，離小屋不遠的前面伸過，灣灣曲曲地折入了樹林，這倒點綴得這間小屋，有了幾分古畫意。一剎那的快度中，在視覺內睽見小屋的門口，有一個瘦黃的面孔，向外一探，又急疾的縮了進去。我的好奇心，驅使着我的目光凝視着小屋的門口，想再看一看這小屋子的主人，是怎樣的一個人物。果然，那個黃瘦的面部，又從門裏探了出來。那帶着病色的枯臉上，一雙白色多的眼珠，

向我溜溜地轉了一轉。同時披在額角上的長髮，被風兒吹着亂擺亂掙。我思再仔細看時，大概是爲了冷吧？却又很快的縮了進去了，這個可憐的面孔。

我掉頭再盼顧四週時，田間已星散了幾個農夫，開始他們的工作。突然一陣隆隆地大車聲，衝破了這裏的寂寞。這是一輛載着很沉重的棉花大車。向小屋前的黃土路上慢慢地滾過來。

車子漸漸地滾近了。趕車的是個大黑胖子，披着一件破大棉花袍子，手裏擎着長長的一條鞭子；跟着車，趕着騾子，慢慢地顛跛着。車箱上，高堆了五尺厚的棉花，棉花雖然用布包兒包着，但在包角裏露出來許多的花朵，被風搖動得像是照須要者招手。

就在車子和小屋成了直線的時候，那個向外探頭的女人，很疾速的蹣了出來，他整個的身形和灰色的破衣，可憐的擺在我的眼前。他躡腳的向棉花車撲去。使我吃了一驚，他爲什麼出來呢？原來，他和那趕車的黑漢，被棉花像一堵牆似的隔絕着，黑漢不能看見他，他伸出一雙惡恨恨地黑手，向露出來的棉花抓去！啊？我這時纔瞭解他冒着寒風跳出來，便是爲了偷竊這棉花！

唉！不善的行爲並非人所愿爲：乃是環境之迫而爲。

黑漢絲毫沒有察覺那邊有人在竊取他的棉花，仍然吆喝着騾子向前努力：

這偷花的人，一手裏已抱了好些的棉花朵，那一隻手，且向車的左前角，去抓那朵潔白的大棉，好像脚下有什麼東西把他一絆，身子向前一傾，竟倒了下去，他的上半身直撲在車輪前的黃土上，這個動作的姿勢經過，在我的眼裏，清歷歷的映着，「危險」「悽慘」在我已經意略到了的心頭

發了猛燒。

「啊！」一個短促的慘呼聲。

一幕慘劇演成了：趕車的黑漢已經發覺自己的車輪，從一個人的胸脯上斜壓過去了，他的臉上表現着恐怖，驚疑，嫉恨混雜着的情緒，呆呆地着對那臥在地上的慘死屍體出神，似乎是要設法救治，又似乎是在想怎樣辦這慘劇的善後。經過幾分的遲疑後，結果，他見四週沒有人——就是我，却也被隔在小河的那邊，遠遠的幾個農夫也沒有注意到這事——黑漢決意是逃逸為最高的法策，於是他急忙的吆喝着騾子，向前飛也似的奔去，連頭也不回的倏然去了，去了！去遠了！

我再看那個躺在黃土地上的死屍，長髮披在地上，兩隻脚直挺挺地叉開，一隻手似乎是還在顫動，我曉得他已經是魂靈消滅於大空中了，但是他的手裏仍然沒有放棄他所偷來的棉花，唉！他捨不得這潔白可愛的、生命換來的棉花。

冷風送我到家，一個向外探頭的小面孔、一個穿着灰色破皮的偷花人、一個臥在黃土上的死屍、這幾個幻影，也跟在我的腦裏，隨送我回到家裏。

一九三六、十一、於隆平師範

『一個女兵的自傳』

堵述初

一九二八年九月，我從上海經海道飄到了寄居整整四年的北平。雖然我那時離開此地不到一百天，但因為那過去的兩月之內，曾經種種生活上的波折，所以心境很不舒暢，彷彿一個失戀者，可是又沒有一般失戀者那無名的哀怨和黯淡的慘愁。一天下午，聽到一個新認識的朋友病了的消息，便決意去探視；但那病狀並不怎樣嚴重，只是依了醫生的勸告，得靜靜地在床上躺着。這病人是位個性很強而且愛蹦蹦跳跳的青年，現在既被醫生命令着把身體的活動暫時停了下來，那精神上必定更加飛躍，也許由過度飛躍而感到不耐煩，因此，我便邀了另一位朋友到舊刑部街一家新書店，打算選購幾種新書，送給病者，以消寂寞。巧得很，我們一進那書店的門，便發見一本鮮紅封面的新書，並且那上面還有騎馬持槍的孩童自由畫。我以為不管內容如何，單看這有趣的封面畫，也會被那孩子似的病人所歡喜的吧？於是這本新書，便成了我的贈書之一。當時我自己大概也受了那封面的激動，買回之後，即刻一氣讀完，以快先觀，然後連同其他的贈書，託同我買書的朋友，帶給了病人。

當我看那本新書的時候，一面高興地想：「病人曾告訴我，最討厭的是冰心女士的作品，因為那裏缺少了生命的力。但是這本書裏面，不但作者的青春活力，躍然紙上，並且能夠按察着時代的脈搏呢。」從此以後，我那點感情上的陰霾，竟至爽然若失，同時，和那位病者的友誼，也因此得到更深刻的了解，一直繼續到雖然我們遠遠分隔着的現在，這不能不說是那本紅面新書所給我的永不可磨的偉績！

那本書是什麼？就是冰瑩女士的春潮書局版的從軍日記。

三年後，我在古城的定縣，遇見了當時發表從軍日記中許多通信的長鬍子孫伏園先生，自然我們常常談到關於從軍日記的一切。有一次，我們談得很興奮的時候，伏園先生從懷中掏出一個磨光了的小皮夾，隨手翻了幾下，便取了一四寸的相片，笑嘻嘻地遞給我看，原來是那日記作者的戎裝小影。她是坐在一個雜草叢生的石級之上，帽子被拿在擱於膝上的手中，身體雖在休息，精神却很飽滿，而且沒有一般剛中見柔的女兵的姿態。伏園先生又告訴我：

「這相片恐怕她自己也沒有了。從軍日記法文的譯本作者像，便是從我這張借印的。」

「原來這麼名貴！」我心裏說，只好很留戀地把相片交還伏園先生，並且看着他重插入皮夾中。果然，最近印在作者新著上的幾幅戎裝插圖，便缺少那一張，而且相貌，也似乎不如那張的英武！

這裏提到的新著，便是那一個女兵的自傳了。

大凡讀文章的人，總願意知道作者的身世，以爲了解作品之一助，何況我從前讀從軍日記，感受了那樣的激動呢？

然而，當我以最大的熱心讀完這本自傳之後，却不知爲什麼不能使我發生和讀從軍日記時同樣的感動！如果論文字，自傳的便較日記老練的多，編輯的整飭，更不用說，如自傳中的第四章的從軍時代，寫入伍以至被解散的經過，條理非常的分明，也不似在日記中都是一些散漫的片斷的印象了。這自然都是自傳的長處；可是在這些長處之外，好像還缺了些甚麼。作者自己大概也有這樣的感覺，曾說：

「那時候的生活，我都一點一滴地記憶得清清楚楚，每到一個地方的印象，每一個和我接近的羣衆底容貌，我都活鮮鮮地刻繪在腦海裏。只是奇怪，寫起文章來時，像着了魔似的，我的筆尖下再也寫不出第二本從軍日記了！謎！這真是一個不可解的謎！」（自傳一九一頁）

促成這個「謎」的原因，我想不外兩個：一、主觀的就是作者和讀者心境的改變；二、客觀的就是時代——「冰瑩時代」的過去，然而這兩者又互爲因果的。假使這自傳的作者現在國防第一線的綏東，參加這如火如荼燎原的民族革命戰，「用膝頭當做桌子，每天在行軍時休息的幾分鐘裏，或者犧牲了睡眠，在豆大的燈光下」，「風發韻流」地寫她一天的生活，而且還有一位有眼光的編輯者如長鬚子孫先生，肯給她發表，一定更能普通地掀起讀者的情緒的高潮！可惜和我同讀從軍日記的那一位朋友，此刻不在身旁，要不然，我把這樣的幻想，裝進那一個神經質的頭腦中，也許如投

一乾柴於熊熊烈火中，將會撩起更高的火焰吧？不過從作者最近的文字和行動上推測，是在不斷地前進着，她必然早已越過了她自己代表着時代而踏上民族革命戰的現階段，雖然她的身體尚未去到前線。好在這個大時代正在極度地展開這本自傳也才完成了上卷，必定於許多更光榮更偉大的紀錄留在她的中卷和下卷的！但是，如果就純文學說，這本自傳，無疑地是一本現實主義的典型作品，其中家庭監獄那一章，作者反封建的情感的緊張和那行動的堅決，真達到了白熱化的高度。那簡直是一首悲壯的詩歌。同時，她對那封建家庭的暴露，也實在淋漓盡致，無以復加了。從此，我們知道，處在現代的中國，一個新女性的長成。得經過一種甚麼樣艱苦掙扎的歷程！

寫到這裏，我不覺記起和那一章相似的作品，就是丁玲的母親。母親的主人公曼貞，由於人格上的自覺，衝出了封建的家庭，先求自己在社會上的平等自由，終於參加到當時狂潮激進中的辛亥革命運動。曼貞和冰瑩的鬪爭的過程，雖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們對於各自的時代的認識和創造，却是一致的。我認爲她們這兩部作品便是那兩個時代（即辛亥革命與國民革命，但實質的差別很少。）的紀念碑。

作者的作風，是一貫的流利爽快，也是她的特色，至於抒情的文字，則不多見。她的從軍日記中，似乎沒有一點兒抒情的成份在着；但在這本自傳，却發見了一些令人神往的散文詩似的美文，尤其是生長在作者筆觸所到的那塊地方泥土氣息中的我現在抄錄兩節，用爲本文作結：
「春天來了。」

田塍上長滿了青青的草，紅紅白白的花，溪水潺潺地流着，田蛙閣閣地叫個不休，這正是農家插秧，孩子們捉魚蝦的時候。每到春天老是下着濛濛的細雨，耕田的農夫們總是這樣穿着蓑衣，赤着腳，彎着腰在田裏從清早做到天黑。我看到長工用小草穿了幾條小鯽魚回來，就道我出去玩的時候到了。」（自傳二十頁）

「……，秋天的氣候既溫和，日光又特別純潔，清朗。再加以祖母講着牛郎織女，月裏嫦娥，王母娘娘……的故事，便提起了我們紡紗的興趣，有時聽故事聽入神了，大家不約而同地停止了紡車，爭問着：

『結果呢？』

『結果呢？偷懶的小姑娘都停止工作了。』

悠揚的紡車聲，在夜闌人靜的深夜裏響着，恰似空谷的琴音。微風從我們的頭上輕輕地掠過，還帶來了一陣陣的花香。沉醉了，我們是這樣沉醉在美麗的夜色中。」（自傳二七頁）

廿五、十一、二十、綏東抗戰時。

介紹 小學教育刊物

教育短波

北平西河沿甲二〇一
號教育短波社

預定
全年 \$.80
半年 \$.40

優待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讀者。

河北五折，山東河南六折。

瀟湘漣漪月刊 第二卷第九期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 瀟湘漣漪社

發行人 郭竹筠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印刷者 振華永記印書局
北平前門外西河沿路南

發行所 瀟湘漣漪社
社址長沙左文襄祠七號

定價

| | | |
|--------|----------|--------|
| 外埠郵費另加 | 每月一册一日出版 | 零售每册一角 |
| | 預定半年六册 | 五角五分 |
| | 預定全年十二册 | 一元 |

郵票代幣九五折收但用一角以內限。爲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文藝論文，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小品，介紹與批評各項外來稿件。
- 二、來稿請用格紙繕寫清楚，但祇寫一面，並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三、本社有修改來稿之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四、來稿一經登載，酌酬現金或本刊。
- 五、未經登載之稿，除預先聲明附足郵票者外，概不退還。
- 六、來稿請直寄湖南長沙左文襄祠七號瀟湘漣漪社，或河北定縣城內保健院李芳蘭女士。

本刊代售處

| | |
|-------|---------------|
| 北平 | 琉璃廠：人文書店，佩文齋。 |
| 東安市場 | ：佩文齋。 |
| 九爺府 | ：女子文理學院。 |
| 西河沿 | ：教育短波社。 |
| 石驢馬大街 | 二十一號：民間社。 |
| 漢口 | 現代書局，良友公司。 |
| 鎮江 | ：現代雜誌供應社。 |
| 廣州 | 中山路：正中書局。 |
| 貴陽 | 白鶴洞：協和中學。 |
| 漢陽 | 達德學校。 |
| 上海 | 四馬路：羣衆雜誌公司。 |
| 湖南長沙 | ：金城圖書公司。 |
| 湖南常德 | ：省立常德中學。 |
| 重慶 | 今日出版合作社。 |
| 石家莊 | ：方壁兒童書局。 |
| 太原 | ：青年會。 |
| 汕頭 | ：興寧縣立第一中學。 |
| 成都 | ：四川大學文學院。 |
| 福州 | ：新民書局。 |
| 定縣 | ：左海書局。 |
| | ：平教會售書處。 |
| | ：東街慶記紙莊。 |

申報新聞函授學校同學會編行

生力

以新聞學理論，新聞
 記事，各地新聞事業概
 況，及農村，社會，經
 濟，風俗特寫為主要內
 容的月刊。

訂購處 上海博物院路
 十四號四樓孟
 燕堂君轉

定價 每册一角
 全年壹元

本刊業經湖南省黨部省政府核准立案